

火辣辣的夏日火辣辣的生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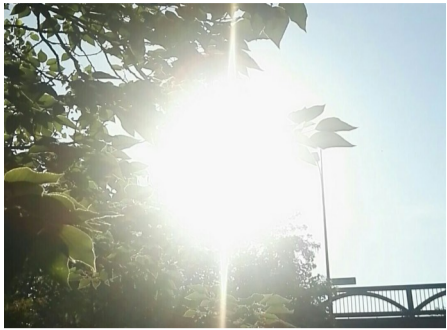
陈少华

夏天的日头加足劲儿炙烤大地,舔着万物。静坐窗前看绿意摇晃的园区树木绿植,反射着强光,它们在与烈日对抗,这是它们的生活。

与烈日对抗的又岂止它们。每日凌晨五点,工地上如约响起的钢筋锯断声,水泥浇筑声比手机闹钟还准时。唤醒我晨醒的不是梦想,而是那些热爱生活的民工。慢跑至工地门前,总是看见工地早餐车已在经营,停不多会儿,大姐会赶往下一个工地。这或许是所有工地早餐车以及工地小菜市场的经营之道,依着工人们的上班下班时间点,摆摊收摊。大中午,工人们择一处阴凉地,放倒一块木板或者铺一张废旧纸板,就着自然凉风,席地而躺,堪比空调席梦思软床。入夜时分,买几瓶廉价冰镇啤酒,就着简易方桌,天南海北地聊天喝酒,一日疲惫烟消云散。朝九晚五是都市上班族的标配,工地工人则是朝五晚十,迎着初升的夏日,顶着烈日,送走热情的夕阳,踏着余温月光,满耳朵的嘿呦,嘿呦,劳动号子,日子简单得只剩下劳作。坐在家,耳旁不断有工地敲击声伴奏,日出而作,夜深而息,火辣辣的太阳哟,火辣辣的生活。

各行各业没有因为天气火爆,停下生活旋律。

踩着火辣辣的太阳去温一医就诊。温一医的快节奏和满走廊的热闹,给人窒息感。虽然是新院,但也有绿意葱茏,但你无暇顾及,你得奔,从一个走廊穿越到另一个走廊,从一个处室到另一个处室。坐诊医生被人群层层包裹,他们也无暇停下去看一看绿,跟病人聊一聊病外话题。这么多年,他们早该习惯了吧。这



或许是温一医的风格吧。火辣辣的夏日,快节奏的工作。

同样是医院,温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奏的是轻柔钢琴曲。

从诊室望出去,是满眼的绿,绿油油的草坪,绿油油的树木,矮一点的灌木环绕一圈。落地的纱门一拉,将诗意和现实隔开。安静不带消毒水味的诊室里,空调静静地吹着,耐心的医生请你落座,听你东诉说一下病情,西想起补充一句,她会停下敲击键盘,时不时跟你对接一下。后边没有催促你赶紧走人的其他病人,你坐在这里,等药方的间隙,抬头往窗外望望,绿意抚平了你的焦躁。不急不缓的医生坐在这样环境里,应该怎么也急躁不起来吧。汗流浹背的病人匆匆赶来,坐定喘稳气后,慢慢诉说,医生耐心解答,应该会获得相对而言的宽慰吧。地处市中心,却闹中取静,养心敛气,给火辣辣的日子,一味调理脾胃降火去热的中药。

这段时间,酷暑下的知了声不再是莘莘学子的伴奏。他们在有空调的教室里进行思考学习。笔尖流淌出的思维火花,上帝见了,该不忍发笑了吧。毕竟他们不舍昼夜,不分春秋地埋头苦读。金榜题名,是对他们的嘉奖。不幸名落孙山,

烈日曾见过他们的踪影,曾在他们身上留下痕迹。火辣辣的太阳,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初心哟。

轰轰作响的空调外机声里,烟火味浓烈的菜市场有序地进行着买卖,白衬衫黑领带的各行工作人员,彬彬有礼地接待着客户。

烈日下,一切是那么明媚,那么耀眼,那么按部就班。

火辣辣的夏日,日子特别绵长,火辣辣的太阳,特别勤劳。夏日的夜生活,是劲爆的DJ曲。白天是热火朝天地工作,晚上则是热火朝天地运动、休闲。

但凡有空地的地方,都是广场舞的聚集地。一台大功率音箱,一个人就是一个舞台。听到音乐响,有很多同道人会被吸引过来,于是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,热火朝天的广场舞团队有了。运动的游击队员很多,他们不择地点,只要能让他们挥洒热情和汗水,哪里都可以是风水宝地。大地还在散发白日的余温,奔跑在它上面的人们,已经加入浇灌汗水的大军。散步的人群也好,骑行的人群也罢,被奔跑的人群带动旋律,脚步情不自禁飘逸起来,手臂情不自禁轻盈起来。路边的运动游击队伍人数众多,健身房里的健身者,他们的运动进行曲也越来越动感,音乐震出窗户,闻一闻都是夏日激情的味道。余温未散的夏夜,火辣辣的运动进行曲。

啤酒、西瓜、烧烤是夏日的休闲标配。卸下绷紧神经的工作,约上三五好友去临江或临街大排档,吹吹晚风,吃吃烧烤,灌灌啤酒。谈天说地,东拉西扯,吹吹牛皮,家长里短,推杯换盏间,夏日的温度有多高,嬉耍的人们热情就有多嗨。深蓝的夏夜幕布哟,不缴械投降的人们生活热情,你看到了吗?听到了吗?

大沙堤的烟火气

林娜

大沙堤处于瑞安老城区老街中段,南北走向。纵观历史,大沙堤是先民为防海水入侵,在邵公屿夯沙筑堤两道,故有大沙堤小沙堤之说。随着瑞安这个千年古县慢慢地发展,大沙堤成为街巷的地名,地处瑞安最繁华的地段。大沙堤南口正是过去中国人民银行瑞安支行所在地,北口是忠义街。

过去瑞安老城区不大,因此大沙堤自然而然形成了瑞安城区非常著名的菜市场。老城区的人几乎都去过大沙堤买过菜,甚至有搬出大沙堤在老街开了门面铺面房的熟食店,还是在门前写着原大沙堤多少号,以便招揽老顾客。

随着经济发展,瑞安安阳新区的崛起,老城区慢慢衰落了。即使大小超市如雨后春笋,大沙堤的烟火气仍然还在,人们还是习惯去大沙堤买菜。但是老房子破旧不堪,沿街摆摊导致大沙堤沿街居民的生活环境每况愈下。瑞安市政府在老城改造下了大工夫,改造提升工程结束后,大沙堤展现给人们的面貌就是一条古色古香的老街,全部是白墙灰瓦木楼门窗的铺面房。大沙堤北口与古色古香的忠义街连接,大沙堤南口的中国人民银行

旧址也得到了修缮,还开了一家非遗产品茯苓糕店,大沙堤改造完成,既改善了大沙堤居民的居住环境,也成为游客的打卡地。

大沙堤改造完成以后,陆续有几家铺面房开始营业,先是开了几家服装店,似乎是温吞水。街巷是有记忆的,慢慢地有几家打开门面卖菜,水果店、早餐店、卖熟食和卖鱼丸的店都开张了。过去露天沿街摆摊,如今集中到室内,门口的喇叭播放着戴好口罩,出示健康码的提示。大沙堤的烟火气又回来了,小城生活就是这样热气腾腾。

每天早晨我从游泳馆回来,喜欢从宽敞的忠义街串到古色古香的大沙堤。这几天每天遇到在大沙堤买菜的中学同学,我觉得有些诧异,他去望江菜市场买菜更近些。他说他在大沙堤买菜比较习惯。瑞安人买菜确实有习惯,即使搬到安阳新区的人,还是喜欢到老城区买菜。有些人喜欢到望江菜市场,有些人喜欢到棚下菜市场。对于我而言,在瑞安生活的日子,每天从游泳馆回来可以顺道在大沙堤买菜回家。小城市的烟火气远远浓于大都市。

有人说,若有什么想不开的事,要么去菜市场逛逛看看人间烟火气,要么去医院勘破生死。国泰民安,瑞地安,愿大沙堤的烟火气热气腾腾,百姓安居乐业。

一小时

张婉婧

整理旧相册的时候,父亲从木柜里翻出一个棕色的盒子,由于紧贴着柜面,盒子的表面留有几道深浅不一的压痕。盒子表面贴了一张标签,泛黄,毛糙,隐约辨认出上边褪色的字迹,是我的小名。

上次打开是什么时候呢,父亲没有印象了,他把盒子里的光盘放进电脑主机,听着读盘发出的吡吡声,试图从画面中捕捉回忆。一个长发的女人牵着一个小女孩出现在画面中,父亲恍然大悟,立刻招呼我和母亲来看视频。画面中,小女孩扎着双马尾,身着一件牛仔蓝连衣裙,朝着前方跑去,日正当午,阳光洒在她随风摇曳的马尾上。她转过头,朝着镜头露齿一笑,吐出舌头,月牙似的双眼闪烁着灵动的光。

看着屏幕中小女孩的笑容,我不禁莞尔,心中淌着一道浅浅的暖流。仔细揣摩她的脸,往事回忆被熟悉的眉眼唤醒,丝丝缕缕浮现在眼前。

妈妈,看鸽子!小女孩迈上台阶,指着近处草坪上的鸽群。一群孩子在她身边跑过,嬉笑声此起彼伏。母亲撑着伞出现在小女孩身后,把伞向她那边倾斜,握住她的手。镜头追随着小女孩的脚步,摇晃起来,只见小女孩拿着一包饲料,小心翼翼地跟前的鸽子投出一把,鸽子扑棱着翅膀,争先恐后来抢谷子吃,她见状连忙向后退去,见鸽子只顾低头啄食谷子,又大胆撒了几把。

那声稚嫩的童音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回荡,虽然儿时照片见过不少,童年的声音却是十几年后第一次听见,带着儿童特有的软糯,甚是可爱。

下一秒,画面切换至另一个场景。

东方明珠塔、城隍庙、外滩,这是我第一次去上海,一切景物都令我感到新奇。站在东方明珠塔最高层向下俯瞰,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,黄浦江穿过其间,承载形态各异的船只缓缓流淌。

一帧帧画面如同老式纪录片,不断串联记忆碎片。我在不同地方留下足迹,或大笑,或蹙眉,或对着镜头做一鬼脸。那真真切切、无忧无虑的孩童模样,持续不断地从我眼前闪过,我的心跟着跳跃起来,在胸腔里鼓动着。

这些是父亲给六七岁的我录制的,大多是夏天旅游时的片段,时长约一小时。进度条很快到了末尾,画面定格,我们三人都意犹未尽,便将进度条拖回第一秒,从头看起。人总是容易被童年吸引,如同走了好长好长一段隧道,站在出口,回头看见光从起点涌进来。

除了母亲,父亲也出现在录像中,那时,岁月还没有在他脸上留下太多痕迹,发丝还未沾染风霜。父亲是极细心的人,他给家中所有的相册都贴上了标签,按照不同的家庭成员,不同的年龄段分类,摆放整齐。没曾想,除了照片,还有如此珍贵的影像保存下来。

不知不觉,进度条又到了尽头,我想,将所爱之人的一颦一笑都拍摄下来,制作成影像,当真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礼物。十年、二十年乃至人的一生皆可浓缩成一小时,待我们垂垂老矣,便躺在摇椅上观看影像,细数记忆深处的故事,回望走过的大好河山,怀念那些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人。一秒钟,一分钟,一小时。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。

我再次划动鼠标,随意选取了一个片段。屏幕里,我和表妹站在舞台上,手拉手转圈,哈哈笑着。风扬起我们白色的裙摆,好似吹起整个夏天。

刮痧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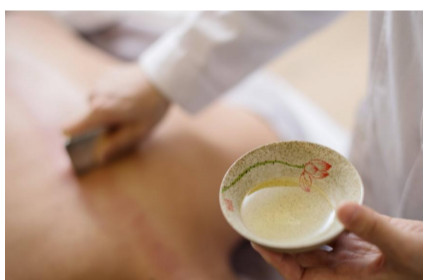
张秀玲

腰肌劳损,在我推拿将结束时,进来一位妇人,说自己中暑了,吃了克痢痧不大管用,还感觉疲软,到底不放心,还是来刮痧。

另一位患者如约来推拿时,医生说,这位要先刮痧,麻烦你再等二十分钟。那位听了也不言语。有年纪的人都知道中暑非同小可,如果不及时刮痧,有可能危及生命,而药物不是很快见效。

在医生给她刮痧时,我们几人便闲聊起曾经的刮痧人。以前,农村,每个村庄都有几位刮痧技艺精湛的人,如果中暑,给他们一拉一点,三下两下就立竿见影,无需上医院。而今,或许刮痧人老了,或许后继无人,如果中暑,要么上医院,而像这样专门刮痧的店也不是随处可见。

我的体质容易中暑。记事起,就有几次中暑比较严重。小时候每个暑假,我都跟着大人忙农活,为了防晒,头上戴着一顶草帽,便用毛巾裹住脸。而我是众多孩子中容易中暑的一位。每每中暑,先是妈妈亲自上阵,在我眉心用手指夹几下,再在胳膊窝处摸准筋头一拉,但她的动作不大到位,疼得我时刻对峙着,左右搏击,总能化解她的下一个动作,让她刮痧不是很见效。无奈,便带我去找村里一位老人。依稀记得



老人是单身,大家都喊他什么伯的,有一个儿子,据说是养子,很不争气。老人家住在一间低矮木质房子里。我们找他时,他养子坐在门槛,无所事事,家里也很简陋。老人家短小精悍,看到我们过去便知中暑了,二话不说,三下两下,我的惊叫和眼泪才开始蓄势,刮痧整套动作已经结束了。说也奇怪,我立马浑身舒畅起来,妈妈还在一个劲道谢,我已经屁颠屁颠跑回家。

这一座低矮的独立门户的老房子,连同老人模样、养子姿势,如同一帧照片,悬挂在记忆大堂墙上。老人家似乎在这方面是行家,独门绝技,村里人一旦不舒服,都去找他刮痧,而他来者不拒,也不拿一分犒劳。很奇怪,长大后再也想起这位老人,而今晚谈话,却让这幅画面清晰跳跃出来,老人的模样,他的房子,他的养子。

三十多年前,刚毕业工作的那一年暑假,我去金华浙师大学习。教室是空调,室外是酷暑,冰火两重天,让我几乎每天中

暑。一位女同学,缙云人,皮肤黝黑,个子矮小,看我这样,主动给我刮痧。她的工具是筷子,我躺在床上,她用筷子蘸水,在我的后背上上下下不停轮刮,直到后背三条鲜红血痕赫然在目,我才舒缓过来。如果裸露后背,那模样,犹如负荆请罪。而毕业后疏于联系,那位同学的姓名和工作地址已经荡然无存,但她的模样,以及刮痧动作,却清晰如昨。

十五年前的暑假,游玩内蒙古。行程五天,我竟然每天中暑。同行的人无奈每天用最原始方法为我刮痧,鼻梁那一道红杠子始终霸占眉心处,而引发的肠胃炎上吐下泻,让我半夜上医院。陪伴我上急诊的是某学校的校长。那几天游程,玩了什么,已没有任何记忆,每天云里雾里,但同行刮痧和陪伴却成了那次旅游关键词,铭记于心。

或许有了多次这样切肤之痛,每逢暑假的出游我都心有余悸,时刻带足仁丹和藿香之类药物,也做好各种防暑准备。

当下,酷暑依然在,中暑难免,但随时找寻刮痧人已不那么便捷。像今晚患者感叹的,有这绝活的人已经凤毛麟角了。即使有,也大隐隐于市,在鸟笼般的城市,又去哪里轻松寻找这样的人呢?找到收费的刮痧店就不错了呀。

乡村传统刮痧人的逐渐消亡乃至绝迹,失去的不仅仅是一门类似非遗的技艺,还有覆盖面广袤的乡情记忆。

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

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托起明天的太阳

瑞安市委宣传部
瑞安融媒体中心
瑞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